

Copyright 2017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探索香港社區 / 社群藝術的美學

文品

表現地方特色，為弱勢充權，社區 / 社群藝術在香港大行其道，相關展覽、活動和研討會，年中為數甚多。藝術和生活的距離大大縮窄，甚麼都可以是藝術，那怎樣才算是好的社區 / 社群藝術？美學標準何在？如何評核？如何推進？因為不清晰，常常引發爭議。2013 年有報道指香港十八區區議會爭建地標，被網民狠批醜樣；¹ 同年備受好評的「活化廳」不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續約；去年美化社區的塗鴉藝術卻有加劇仕紳化的嫌疑。² 社區藝術應怎樣做才好？

脈絡

就如 Scott Marsden 所說，社區藝術表達人的生活經驗，基本上沒有統一的美學標準，它的美學建基於社區的內容和文化。³ 基本上，社區藝術的素材從本區發掘，旨在塑造社區認同或改變社會。香港時常面對重建，「城市發展」是常見的題材，很多社區藝術項目的目標都希望居民能為自己發聲，發掘社區的在地性，保育有特色的地方，例如 2016 年 11 月舉行的「藝術在鄉村」⁴ 計劃中學生創作的壁畫和路牌，展示了攸潭美村的歷史和村民如何面對因城市發展帶來的問題。「『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社區書寫計劃」通過文字讓居民發掘自己和社區的關係。社群藝術大都是為弱勢族群充權，

1 〈18 區爭建地標市民嘆醜樣阻街〉。載《明報》，2013 年 1 月 30 日，頁 A02。

2 Karen Cheung 著：〈Art and poor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 A positive influence or a stalking horse for gentrification?〉，載《Hong Kong Free Press》，2016 年 4 月 3 日。<https://www.hongkongfp.com/2016/04/03/art-and-poor-communities-a-positive-influence-or-a-stalking-horse-for-gentrification/>。檢索日期：2017 年 4 月 20 日。

3 Marsden Scott 著，Peter White 編：《Naming a Practice: Curatorial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班夫：Walter Phillips Gallery，Banff Centre Press，1996），頁 195。

4 社區營造元朗攸潭美「藝術在鄉村」由香港賽馬會「港文化·港創意」資助，「文化葫蘆」舉辦。

打破對某種人的普遍偏見，例如讓傷殘人士起舞、病友通過藝術得到正能量、讓老人家通過創作變得朝氣勃勃。「藝術在醫院」2016年5月，安排一班長者到「油街實現」，參與「活齡樂藝工作坊」，讓老人家與藝術品互動。她們初時害羞，後來大膽用顏色創作。不過，為照顧使用者，製造一個適切的环境，某些內容可能需要忌諱，例如《藝術在醫院應用手冊》提到，醫院內的壁畫設計，要留意會否引起病者和家屬情緒不安，如空櫈、空床、枯葉、飄葉、飄浮的人和動物容易讓人聯想到死亡，應避免。⁵這與當代藝術經常尋求討論和突破禁忌的作法不同。「影行者」拍攝弱勢人士時，大都帶備道具，讓道具替代真人出鏡，免被標籤。⁶可見這類作品大抵都需要相當顧及對象的感受和展出的語景。

關係 / 協作：藝術家與社群

這種照顧到觀眾感受的創作，特別著重與人的連結，而不只是在社區擷取自我創作的靈感，正是藝術評論家Suzi Gablik的「連結性的美學」(connective aesthetics)、Nicolas Bourriaud的「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所提出的美學觀。2016年9月由俞若玫策劃的「落牙」，便是建基於這種美學觀而生的——一個協作式創作展覽，強調陪伴、關連，由藝術家和老人家合作，首先互相帶對方去遊玩，互相理解，然後一起創作。展覽成果相當真誠，不避諱展示失敗例子：兩方不一定合作得來。展覽展出不同的合作方法和成果，作品多樣化，質素也高。從展覽看來，專業的藝術家比「老友記」較具主導性。紀錄過程的錄像，則比較能表現出長者的智慧，長者和藝術家互相教曉對方一些東西，沒有明顯的知識權力界線。(圖一、二)



圖一

藝術家和老友記互動。
圖片由「落牙」協作藝術計劃提供。

5 鄭嬋琦、梁可茹、李思惠編：《藝術在醫院應用手冊》(香港：藝術在醫院，2011)，頁17。

6 〈香港深水埗「影行者」〉，載《社群藝術論壇：文化保育》，2016年。<http://www6.crs.cuhk.edu.hk/communityarts2016/index.php/v-artist/>。檢索日期：2017年4月20日。

圖二

藝術家和老友記互動。
圖片由「落牙」協作藝術計劃提供。



關係 / 協作：藝術品與公眾

連結性的美學觀可以為欣賞這類作品帶來啟示：看社區藝術不能單看作品。「活化廳」公開的幾位藝發局評審員的報告⁷都同時指出活化廳的展覽佈展技巧需改善。我猜此類批評源於新舊作品的混合展出。在推崇精準的藝術展覽的今天，評審有這些意見不奇怪。但若從連結性美學強調溝通、接觸的觀點看來，觀者或許同樣需要調校觀展的習慣，主動詢問職員，理解舊有社區作品的歷史，新展覽的理念。這樣子理解作品，便沒有問題。不過，承繼活化廳、於2016年接手承辦藝發局「上海街視覺藝術空間」的「碧波押」，則採用不同的做法，一有活動，便收起展覽作品。展區的規劃也較清晰。可能有人會批評這是白盒子中性展間抹去歷史的做法，但負責人三木則認為這樣較符合公平使用原則，可以令更多人分享公共資源。⁸

連結性的美學倡議的欣賞社區藝術最理想的方法，是直接參與活動，建立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過程的重要性不下於成果和靜態的展覽。筆者2014年參與過「在城播種」計劃⁹的一個剩食活動。活動就是簡單地吃一頓飯。開始時主辦單位代表說明理念：雖然滿枱美味的食物都是剩食，但活動目的並不是要大家為環保而吃剩菜，而是要源頭減廢，不製作過量食物，不食剩便不會有剩食；吃的時候要留意食物的質感，不要一下子吞掉食物，數著咀嚼八十次，發現食物的甜味；不要邊吃邊談話，以示對食物的尊重。這樣子的交流活動非常具體，可以令觀眾親身體會活動的理念。只看展品，沒經驗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會錯過了這類藝術的重點。（圖三）

7 視覺藝術界別資助計劃藝評報告2011/12「Twinkle Twinkle 聖誕燈飾計劃」，2011/12 香港藝術家模擬文憑試的兩個報告，以及2012/13年終評核報告，都有提到展品佈置的問題。

8 筆者於2017年4月9日，在碧波押內訪問負責人三木。

9 「在城播種：食物·土地·社區 跨界藝術實驗計劃」由「油麻地花王」主辦，2013-2014年在油麻地不同地點舉行活動。見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635010383218357>。檢索日期：2017年4月30日。



圖三

「在城播種」的藝術形式是吃一頓飯。圖片由文晶瑩提供。

可以反藝術可以相信藝術

假如吃一頓飯是藝術，這種藝術形式，正如 Nato Thompson 說的「Living as form」¹⁰（生活就是形式），可以模糊生活與藝術的界線。活化廳常言自己是「藝術社區中心」，第一代店長劉建華明言「用藝術圈的資源，去搞 avant-garde（前衛）的、未被納入藝術圈內的东西」。¹¹ 參與者又是否能理解這理念？我曾經在活化廳觀察訪客的活動情況，看見路過的人可以自在走進來，與在場的人聊天，或取一份《活化報》。可見人們起碼覺得這個地方是友善的，容許他們自由進出，閒聊，甚至有街坊把小朋友留下，自己離開——藝術中心可以是托兒所！相信就是活化廳實踐的藝術富彈性的自由度，令許多事情都可以發生吧。成員俞若玫形容活化廳的美學「很 lo-fi」（低技術），¹² 意思大概是作品很淺白，人人都可以做藝術。受眾能否領略到這種藝術特色？訪問過義工 Irene，¹³ 她說活化廳的藝術沒有規範，沒有門檻，街坊有甚麼需要便做甚麼，做法是把生活變得有趣，目的是希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融洽。深入參與的 Irene 不是藝術家但能理解重點。活化廳街坊、巴基斯坦藉的 Farzana¹⁴ 則不知道活化廳是搞甚麼的。但覺得活化廳的營運者們是好人，時常有派對，和他們一起很快樂。Farzana 亦曾在活化廳主持工作坊，教煮咖哩雞。因宗教關係她不能上電影院看戲，但可以去活化廳看。雖然她不理解活化廳，但覺有一個地方令她感到自由快樂，可以與本地街坊融合，突破宗教界限，實在不錯。啟發對生命新的感知，不就是藝術想做的嗎？

10 Nato Thompson 編：《Living as form: Socially engaged art from 1991–2011》，（紐約：Creative Time，2012）。

11 湯映彤著：〈藝術不藝術〉，載《中大五十年》（香港：中大五十年編輯委員會，2016）。活化廳網頁轉載：http://woofertennews.blogspot.hk/2017_03_01_archive.html，檢索日期：2017年4月20日。

12 柯念璞：〈俞若玫訪問〉，《逆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13w2FYIhkc1>。檢索日期：2017年4月20日。

13 筆者研究助理楊毓璋 2013年10月17日於活化廳訪問活化廳義工 Irene 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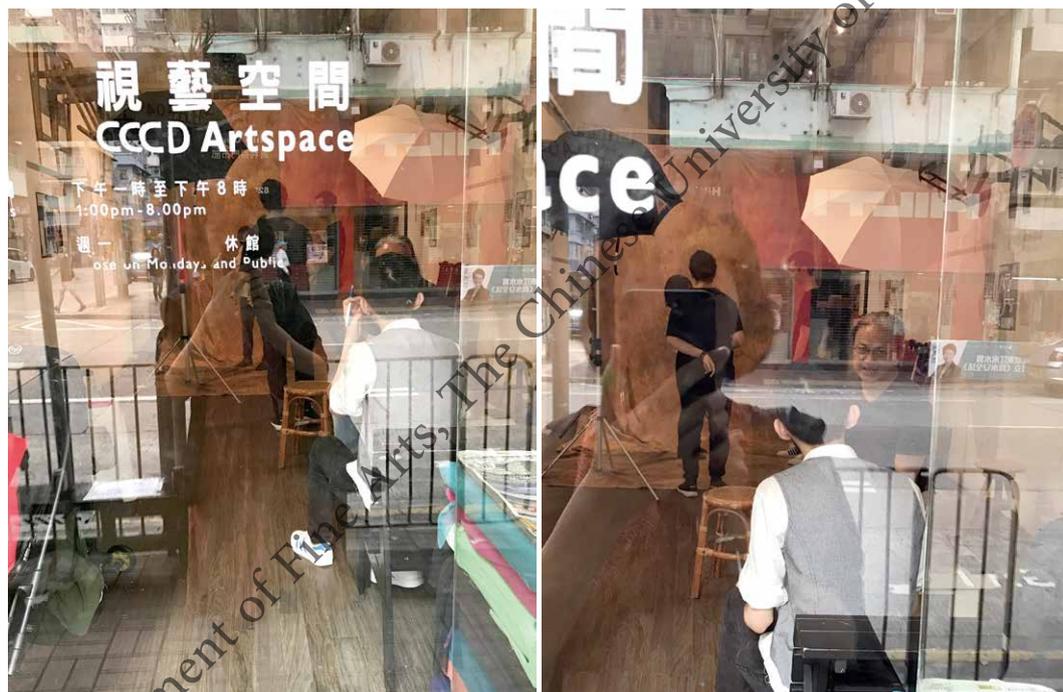
14 筆者研究助理楊毓璋 2013年10月29日於 Farzana 家訪問活化廳街坊 Farzana。

其實活化廳以至許多社區藝術群體採用的「生活即藝術」手法，在藝術傳統裡已有長久歷史，例如二十世紀初的達達主義、反藝術等等。思考藝術本質做法，已不是甚麼新鮮事。但這種做法似乎未能符合藝發局評審的期望，有報導指評審「希望（活化廳）能提升公眾的藝術水平」。¹⁵

可能受評審意見影響，新接手活化廳的碧波押較多運用藝術模式去與街坊互動，例如本文撰寫時正在進行中的「人人照相館」計劃，¹⁶ 藝術家為街坊拍攝家庭照片，對於怎樣拍，哪張照片較好，據筆者觀察，攝影師和街坊有許多溝通，藝術概念可能就是通過溝通而得到傳達。（圖四、五）

圖四（左）、五（右）

碧波押 2017 年 4 月「人人照相館」活動，展覽暫時關閉，使更多人可以使用空間。圖片由文晶瑩提供。



「藝術在醫院」更加相信藝術的力量，「讓長者病友享受藝術創作的樂趣，為病房帶來愉快的氣氛。」¹⁷

「工作坊可以把長者病友對藥物依賴轉移到藝術上，令心境平靜。」¹⁸ 對於「影行者」¹⁹ 來說，藝術可以培養公民的氣質，藝術之美是可以釐清自己的並了解別人的想法，溝通是藝術關鍵詞，要做到「獨立思考、認真聆聽、同情理解、尊重他人、尋求互動及共識；換句話說，不會只跟隨意見領袖，也

15 楊天帥著：〈The Business of Art：活化廳續租與藝發局〉，載《蘋果日報》，2013年8月5日。<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state/art/20130805/18364465>。檢索日期：2017年4月20日。

16 「人人照相館」計劃由碧波押主辦，2017年3月5日至9月24日在碧波押舉行。見 https://www.facebook.com/404familyphoto/?hc_ref=SEARCH。檢索日期：2017年4月30日。

17 阿三、李思惠編著：《耆情藝術工作坊實務手冊》，香港：藝術在醫院有限公司，2015年1月。頁1。

18 同上：頁60。

19 見 <http://www.v-artist.net/>。檢索日期：2017年4月30日。

不會只懂得人多欺人少的投票制。這樣，才可以達到眾生平等的可能。這樣一比對起來，我們不難發現，藝術活動當中包含的性質，幾乎也就是一個自覺公民的氣質了。」²⁰

提倡鄰里關係

類似活化廳和「聖雅各福群會」營運的「藍屋」²¹等等的藝術機構、社會服務機構和許多地區組織，都有利用社區藝術去培養街坊鄰里之間在疏離的社會漸遺失的關係，建立互助、分享的文化，改善居民生活質素和經濟。做法有相似和不同的地方，相似的是同樣強調溝通，強調活動內容需要由下而上；不同的地方是服務對象的分類，以藍屋為例，他們做得很有規模和層次，活化廳則比較隨緣。

藍屋的服務對象分為：

- 一、藍屋居民和租戶。針對項目包括「好鄰居」計劃，招募對鄰里精神有嚮往的居民入住。
- 二、灣仔社區人士。針對項目包括「社區經濟互助公所」，推行小社區貨物及服務交換。
- 三、公眾人士，針對項目包括「香港故事館」、甜品店和素食店。

而藝術家方面，他們在地域上大都不假外求，以街坊達人（即對特殊範圍有深厚認識人士）為主，例如「May 姐流動樓梯檔」（圖六），「灣仔街坊酒莊」的工作坊導師、社區和展覽的導賞員，都是街坊，（圖七）以全方位聯繫街坊在各層面參與。街坊代表甚至參與社群藝術項目的決策方面。（圖八、九）

活化廳最為人稱道的連結街坊活動，是2009年首個主題展「多多獎、小小賞」，由學生進行社區考察，然後頒發獎項給小商戶，再帶觀眾到各商店參觀獎項，成功拉近藝術空間和街坊商戶之間的距離，帶領公眾人士逛商店，帶動社區經濟。（圖十、十一）他們頒的獎非常風趣幽默，例如頒「麻甩仔²²救星獎」予一位時常教街坊煲湯的小販。很難想像正經八百的社福機構會頒類似的搞笑獎項。街坊活動方面，活化廳資源較少，活動規模小，參與人數不多，有時街坊路過臨時參加，但亦有爆滿街坊的參觀畫廊活動。藝術家主要來自區外，不過也有街坊「Fred 媽」、鄭先生和黃先生主導的項目。雖然活動的參與人數較少，但相當具彈性，藝術中心同時是托兒所是一例。他們沒有具體策略分析街坊的組成和活動要針對的那類型的街坊。活動以趣味性為主，不似社會服務機構較強調成效。

20 李維怡著：〈影行者：讓影像回到現場〉，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2010年6月5日。<https://smff2010.wordpress.com/2010/06/05/v-artist/> 檢索日期：2017年4月20日。

21 聖雅各福群會在灣仔石水渠街72-74A地鋪開設「灣仔民間生活館」，由於該建築物外牆被塗上藍色，一般簡稱「藍屋」。

22 編按：「麻甩仔」是粵語表達，意思是人群中並不顯眼、見識不廣、沒有突出技能的年青男人。

圖六 (左上)

「灣仔流動樓梯檔」的 May 姐向作者展示她的臉書專頁。圖片由文晶瑩提供。



圖七 (右)

藍屋由街坊做導賞員。圖片由文晶瑩提供。



圖八 (左中)

藍屋注重藝術融入生活，告示牌具趣味性，較易為人接受。圖片由文晶瑩提供。



圖九 (下)

藍屋用社區藝術推廣鄰里文化。圖片由文晶瑩提供。





圖十 (左)

幽默風趣的「多多獎、小小賞」。圖片由文晶瑩提供。

圖十一 (右)

林林總總的「多多獎、小小賞」。圖片由文晶瑩提供。

禮物經濟

以上列舉的街坊藝術組織推崇反資本主義的「禮物經濟」概念，交換物資，著重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活化廳有「活化墟」（圖十二、十三），藍屋有「講價攤」。活化廳在資助被終止後，仍然舉辦活化墟，不申請活動牌照，參加者想送甚麼賣甚麼，可以自主送入、交換、買賣，提倡的是社區想象、自主經濟和人情味。例如藉着畫人像畫的相處時間聊天。講價攤不以買賣賺錢為目的，強調講話、聊天，以「講價」換取自己有用的物資，主張以物易物，亦可以以自己的才能唱歌、跳舞、講故事交換服務或物品，推動街坊之間的交流。藍屋因接受政府或商界資助，做法比較正經，守規，只在藍屋門前擺賣；活化墟則較具抗爭意味，佔地自由放攤，有送有賣，地攤的形式及貨品比較有趣。除活化墟外，活化廳也有模仿社區組織的做法，舉辦「每月益（惠及）街坊」活動，以免費物件去聯繫街坊。不過，和送「蛇、齋、餅、糉」²³為了選票的地方組織理念不同，活化廳依據的是資源再分配的概念，把政府的錢變換成送街坊的物資，例如送「茉莉花茶復活蛋」，讓街坊聯想「茉莉花運動」，有追求社會公義的理念。²⁴

23 編按：「蛇、齋、餅、糉」指香港政治組織，特別是區議會或建制派機構向社區人士在節慶時送贈的禮品或提供的免費餐飲活動。

24 柯念璞：〈C&G 訪問〉，《逆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13w2FYIhkc1>，檢索日期：2017年4月20日。

圖十二 (左)

2015年「活化墟」。圖片由文晶瑩提供。



圖十三 (右)

2015年「活化墟」，不以賺錢為目的，氣氛輕鬆。圖片由文晶瑩提供。

處理爭議

社工和藝術家在處理爭議方面可能亦有程度上的分別。例如2016年在一個研討會上，有社工²⁵談到他曾主持一個以年輕父母為對象的藝術活動，大家談故事創作，當有參與者談到關於性的話題，便被其他參與者禁止說下去。社工亦沒有阻止這種禁制。性是禁忌，但同時是在中學生時期便成為了父母的他們不能迴避的課題，估計其他參與者不願意討論，是急於與尚未被社會接受、自己卻曾經進行的未成年性行為劃清界線，並為展現洗心革面的正面形象而避開敏感的討論。社工的訓練不會忌諱禁忌，而當代藝術工作者的訓練則特別喜歡處理爭議，許多當代藝術都經常展現富爭議性的主題，喜歡用爭議去推進討論和推展作品。藝術工作者文晶瑩主持有關慰安婦議題的工作坊，同樣需處理性議題，問學生假如他們是二次大戰時的日軍，會否用慰安券？侵犯慰安婦？部分男同學坦白說會用，因為「是福利又合法」，戰爭隨時面臨死亡，也不會理甚麼保護人權的想法。文晶瑩欣賞同學的真誠，人性的確有其黑暗面，以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提出的「平庸的邪惡」為參考，建議同學思考人性服從權威、從眾的傾向，軟弱時怯於做道德判斷，成為權貴的共犯的問題；又討論如何能召喚同理心，克服人性的陰暗面。議題有爭議性的地方，不會被禁制，會儘可能將之轉化為有意思的討論課題。

其實社福團體和藝術團體進行社區藝術時，各有重點。活化廳雖然自稱「社區中心」，成員方韻芝明白他們能做的傾向啟發，而非傳統意義中的社區中心提供的「服務」。²⁶社福團體通常有較強網絡，具動員能力，在服務方面較全面及有跟進。藝術通常由提問開始，繼而實驗，容許沒有結果的結果。社福團體工作則著重清晰的目標和有效的模式。大家有不同製造影響的方法。

25 社工劉頌偉演講，「用創意與社會交流」論壇，香港專上學院舉辦，2016年10月29日在香港理工大學紅磡灣校園舉行。

26 柯念璞：〈方韻芝訪問〉，《逆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13w2FYIhkc1>，檢索日期：2017年4月20日。

藝術家角色

常聽活化廳的李俊峰說，最理想的做法是「交個場給街坊」，具體意思相信是「建立一種社區持份者的自覺，進而主動的參與，重新建立社區的關係」。²⁷的確，最理想的是社群能夠獨立發聲。何慶基亦談到，搞社區藝術「必須放棄傳統藝術的精英主義心態及價值觀，肯定普羅大眾有同樣重要的文化觸覺和能力，只是大家價值觀和所套用的語言有所不同。」²⁸他提出藝術家在社區藝術的角色是引動者（animator），社群的潛能應得到肯定，社區藝術釋放潛能，藝術工作者只擔當支援、中介的角色。²⁹但社群是個複雜的群體，當中有許多差異。俞若玫不諱言曾經和某些「大男人」（男性中心）的街坊爭論。³⁰三木說碧波押展出裸體行為藝術時，有街坊盡在評論藝術家的「波」（胸部）和「囉」（臀部），使其他觀眾很不自在。又有街坊在展場流連，為的是在空調環境中看馬報。在沒辦法誘導這些街坊思考藝術時，唯有請他們走。³¹可見庶民文化不全都是浪漫的，過程需要相當多的溝通和磨合，甚至大家的差異需要得到呈現和討論，不是一方順從另一方。就如阮勳所說：「弱勢群體」是一個建構，而不是固定不變的分類」。社區藝術創作的過程可以是「個體與個體——無論是弱勢者、組織者、還是藝術工作者——之間表達自己和聆聽對方，使各種相異的感受得到明白、協商和創造性轉化。」³²因此，他認為這三種身份不應有主次角色定位，「三者應該是平等的合作夥伴，而三者都應該對彼此之間的權力差異保持高度敏感，並通過共同創作——儘管發揮創意的著力點各有不同——達致權力平衡和對等的動態。」³³

許多藝術家的創作集三個角色於一身，既是街坊/弱勢，也是藝術家和組織者。她/他們把自己遇到的問題置放在公共領域討論，這樣便去除了剝削或消費弱勢的憂慮。這類作品尤其需要很強的信念和社會關懷的心，自然地由心而發最好，因為較易成為有感染力的作品，去感動或改變其他人。

弱勢者、組織者、藝術工作者三者平等合作的操作方法，可以為「藝術加劇社區仕紳化」的問題帶來啟示。2016年3月「HKwalls」在香港最貧窮的地區深水埗舉行外牆壁畫計劃，引來仕紳化的討論，空降的外來藝術家把社區弄漂亮，會否引來大批外來人口，推高樓價租金，令原本已經貧窮的人的生活重擔百上加斤？為防止這情況發生，難道要禁止藝術美化社區？

27 「活化廳」的理念：<http://woofer10.blogspot.hk/2013/08/blog-post.html>，檢索日期：2017年4月20日。

28 何慶基著：〈難搞的藝術——社區藝術談〉，載《信報財經新聞》，2007年4月16日。頁34。

29 同上。

30 柯念璞：〈俞若玫訪問〉，《逆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13w2FYIhkc1>。檢索日期：2017年4月20日。

31 筆者於2017年4月9日，在碧波押內訪問負責人三木。

32 阮勳：〈美好的藝術——也談社區藝術〉，<https://vpflow.wordpress.com/%E6%AD%B7%E5%8F%B2%E7%89%87%E6%AE%B5/%E7%BE%8E%E5%A5%BD%E7%9A%84%E8%97%9D%E8%93%EF%BC%8D%EF%BC%8D%E4%B9%9F%E8%AB%87%E7%A4%BE%E5%8D%80%E8%97%9D%E8%A1%93/>。檢索日期：2016年2月26日。

33 同上。

圖十四

Mundano 專為回收工人的手推車畫上塗鴉。圖片由 Pimp My Carroça 提供。



圖十五

Mundano 在香港的創作。圖片由 Pimp My Carroça 提供。



巴西塗鴉藝術家 Thiago Mundano 來香港創作的做法或許可以作為參考。2017 年 3 月中 Mundano 來港出席研討會，介紹他為回收工人的手推車畫上塗鴉，將回收垃圾的工人描繪成英雄，以表揚他們對環保的貢獻；(圖十四) 更以眾籌買更好的裝備，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沒來香港幾天，他已關注本地工人的情況，四周觀察，在演講中加入香港元素，展示老人家拾荒的照片，對香港老人家竟然要以拾廢紙維生感驚訝，他更顯示數據指出回收人士對香港環境保護的貢獻。之後他認識了同樣做社群藝術的盧樂謙，知道回收垃圾的「潘姐」常把一些拾來的木頭，放在「青春工藝」門外，讓青春工藝的學員做木。(圖十五) Mundano 於是為潘姐的手推車上色，為另一位回收工人「華姐」的手推車貼上熒光膠紙，保障她的安全。更在青春工藝的閘門上繪畫一位工人的頭部特寫，配合城市剪影，以表揚回收工人。潘姐、華姐很喜歡 Mundano 不嫌她們的回收車污穢，為其上色。(圖十六) 雖然 Mundano 來港時間不長，但他關懷弱勢，以數據說服公眾回收人士的貢獻，又與本地組織連結，為弱勢勞工的工具上色，使它們(和她們)得以被看見，對其加以讚揚，為其充權，這樣的手法相信較易為人接受。若藝術家可以在社區駐留一段較長時間，則可參考 2016 年攸潭美村的壁畫項目，在藝術家創作之餘，更有導賞和生活墟，結合藝術和生活、村民的參與，讓公眾、組織者、學生、藝術家和村民一起思考城鄉發展和保育的問題。多方平等的參與，相信效益更大，更為社區和社會接受。



圖十六

Mundano 為香港的回收工人的手推車塗色。圖片由 Pimp My Carroça 提供。

同理心、快樂抗爭

「快樂抗爭」是本地藝術家或社運人士常用的手法。藝術家魂游³⁴解釋，面對不合理的現象，說道理也沒有用時，唯有用戲謔的方式去回應。她會想象對方的觀點，然後誇大不合理的部分，例如舉牌「我

34 編按：魂游，香港行為藝術家。2014 年「雨傘運動」期間，香港社會出現了(贊成)「佔中」(佔領中環)及「反(對)佔中」兩個陣營。後者傾向支持建制派管治。運動期間，兩個陣營的支持者在城市不同地方集結。魂游曾經多次走到支持陣營當中，手舉諷刺性標語，以可笑理據「支持」佔中。

反佔中是因為有警察食環照住」，³⁵ 然後混入「反佔中」人群當中一起抗議。³⁶ 這些有趣的手法反而可以吸引到更多人參與活動和關注議題，加大影響力。陳雲談的「快樂抗爭」略有不同：快樂抗爭「就是懷抱歡喜心，直面痛苦，啟發思想，集結龐大民眾，以人民總量令到壓迫者畏懼，宣揚民眾的快樂生活方式而使到壓迫者愧疚而信服，從而達致彼此的解放。」³⁷ 雖然陳雲說的是社運，但是也可套用到社區 / 社群藝術上去。香港的社區 / 社群藝術通常都涉及問題陳述，例如弱勢被歧視、人際關係疏離等等。藝術有助改善這些問題或對問題提出新的看法，隱含抗爭的意味；手法大都正面積極，重視在地性、有關聯、過程、連結、參與、分享、溝通、協作、真誠、同理和賦權，目的都是建構一些美好的想象或追求社會公義，讓大家得到滿足、快樂，以此去突顯當權者或者偏見的不足。個人的覺醒也相當重要，俾如不講商業運作，不追求最高利潤的禮物經濟是墟市的運作模式；不談利益，推崇互助鄰里關係；不一味追求發展，保育歷史。社區 / 社群藝術都傾向正面，比較容易集結人社群，省思社會的問題，尋找以較民主的手法達致滿足快樂的效果。這些美好的抗爭可以是改變社會的方法，亦可以是社區 / 社群藝術的美學：一種追求民主、公義、平等、博愛和自由的美學。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此文章的部分研究得到香港城市大學的資助。

35 編按：「照住」是粵語表達，意思是罩著，有人作靠山；「食環」是食物環境衛生署的縮寫，這是香港政府管理食物安全與環境衛生的部門。

36 魂遊 2017年3月31日於 Connecting Space Hong Kong 的「Curating for Social Change」（為社會變革策展）講座，提及快樂抗爭的理念。

37 陳雲著：《終極評論，快樂抗爭》（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0月）。